

新加坡的國家認同——從生存威脅到 永續執政的國族建構

紀舜傑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新加坡這個城市國家，在國際上享有許多光鮮亮麗的國家形象。但是提到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時，新加坡似乎就成了被責難的標的。新加坡鮮明的國家特性，即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多元語言、多元宗教。如此多元背景的國家認同建構是項艱鉅的工程。新加坡採行公民民族主義是在此多元性的現實下正確的選擇，但是公民民族主義的基礎在於國民認同國家的體制和基本政策，形成共同意志和休戚與共的共同體意識。這種認同基礎是建立在共同性，在異中求同的基本原則。如果這樣的共同性沒有經由多數人的參與或討論而形成，其基礎是脆弱的。因此一般認為公民民族主義必須在一個開放、自由競爭的民主社會才能深化鞏固。由此觀之，新加坡的國家認同內涵終究得面對民主化的挑戰。

關鍵詞：李光耀、人民行動黨、公民民族主義、亞洲價值

我們是新加坡公民，
誓願不分種族、言語、宗教，
團結一致，
建設公正平等的民主社會，
並為實現國家之幸福、繁榮與進步，
共同努力

『新加坡公民信約』

好政府比民主人權更重要

李光耀（1995：577）

壹、前言

新加坡這個城市國家，在國際上享有許多光鮮亮麗的國家形象，例如表面印象的年輕、便利、廉潔、安全、守秩序。根據新加坡官方統計與網站整理，我們可以看到新加坡令人印象深刻的各種排名（Contact Singapore, 2012; Wikipedia, 2012）：

- 全球最具競爭力國家桂冠
- 全球經商最便利的地方
- 亞洲最清廉經濟體，世界排名第四
- 亞洲經商環境中官僚作風最少的地方
- 亞洲地區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
- 亞洲最清廉經濟體
- 最受移民歡迎的國家
- 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城市
- 對外籍人士最有吸引力的國家排名中名列第四
- 全世界最適合亞洲人士居住的地方
- 生活品質亞洲最高
- 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位居世界第一
- 2010 最受富豪青睞的國際旅遊目的地

2010 最受富豪青睞的子女國際教育地

2010 全球最具競爭力國家桂冠

但是提到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時，新加坡似乎就成了被責難的標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2012) 評定為「部分自由」國家，在新聞媒體上則是「不自由」。另外在 2011-12 年無疆界記者組織 (Reporters without Boarder, 2012) 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報告中，新加坡在總共 179 國中的排名是 135。由於「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 PAP) 長年執政，形成一黨獨大的威權體制，讓外界難免對其國家發展的成就有所保留。加上其嚴刑峻法，幾起針對外國人的鞭刑爭議，讓世人見識到新加坡現代化外表下，堅持自己行為準則的固執。新加坡反對派人士稱「新加坡是亞洲的古巴」(陳宗逸, 1995)。因此有人戲稱新加坡真是「a fine place」(Urban Dictionary, n.d.) 既是美好也是動輒遭罰鍰的地方。

「多」是新加坡一個鮮明的國家特性，其建國基礎可說是根基在四大多元的原則和現實下，即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多元語言、多元宗教 (multiracialism, multiculturalism, multilingualism, multireligiosity) 其種族組成為華人 (76.8%)、馬來人 (13.9%)、印度人 (7.9%)、其他 (1.4%) (CIA, 2012)。宗教有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錫克教、道教、孔教。語言則有華語、馬來語、泰米爾語、英語等。如此多元背景的國家認同建構是項艱鉅的工程。因此本論文將探討新加坡國家認同的建構歷程，從獨立初期的生存威脅現實環境，到 1980 年代經濟高度發展後的不同論述，以國家認同的建構途徑及公民民族主義的論述，檢視新加坡國家認同的演進，並討論近幾年因新移民大量移入帶來的衝擊。

貳、建國之初：偶然後的生存威脅

新加坡的獨立建國可說是特別，不像許多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國家，新加坡可說是在偶然和無奈下建國。新加坡最重要的領導人李光耀 (2000：2、3) 在其回憶錄中說明這種獨特的現象：

當初為了新加坡長遠之計加入馬來西亞，因此 1963 年 9 月與馬來西亞合併為馬來西亞。不到一年，新加坡爆發馬來人與華人的種族衝突，馬來人一心一意要建立一個由馬來人支配的社會，到了 1965 年 8 月，我們別無選擇，只好脫離馬來西亞。種族欺侮和恐嚇事件，使新加坡人情願容忍獨立自主所面對的艱辛。

被迫獨立，我們奉命脫離馬來西亞，走自己的路，前途茫茫，不知道何去何從。新加坡不是個自然形成的國家，而是人為的。

如此獨立的偶然性帶給新加坡在國家認同上極大的挑戰，因為缺乏「想像共同體」（Anderson, 1991）的共同記憶、歷史、和奮鬥。新加坡人在英國殖民和加入馬來西亞聯邦時，並沒有本土性民族主義的發展，主要的三大民族；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都來自固有的文明國家。他們的民族主義歸屬在其祖國的較多，新加坡只是個避難或謀生的所在。因為沒有共同的血淚奮鬥史，便缺乏建構生命共同體的記憶及想像，其他國家再見國初期習慣塑造的民族英雄也欠缺，所以新加坡人幾乎是沒有共同的過去，只有寄託希望的未來。

加上新加坡建國時內外情勢均十分嚴峻，生存威脅下，民族主義和國家認同不是首要問題（Ortmann, 2009）。如李光耀（2000：4）所說，新加坡獨立後馬上面臨三大危機，首先是爭取世界各國的承認，包括加入聯合國。第二是保衛國土，如何嚇阻和預防吉隆坡的馬來激進派攻擊新加坡。第三個難題是經濟問題。

在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不能以原生論的種族背景建構國家認同（ethnic nationalism），選擇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是較合理的途徑（Greenfeld, 1992），因為種族民族主義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容易引起種族衝突。而公民民族主義則是國家由公民主動參與，產生全民意志而取得法統（political legitimacy）的民族主義型式。以新加坡建國初期的情況來看，種族民族主義會形成內外的衝突威脅，即使華人占絕大多數，但是完全由華人主導建構國家認同，不但可能引起國內馬來人和印度人的不滿，在區域政治上，由於冷戰的氛圍，國際政治和區域安全的考量，新加坡不能成

為第三個中國，也不能在伊斯蘭教國家包圍下，建立一個以華人為主要象徵的國家，所以必須推行多種族政策。另外，李光耀反左派勢力，必須切割華人與中國的政治關連，華人不同於中國人（Chua, 2009）。加上新加坡被伊斯蘭教大國包圍，形成一個華人國家必然增加鄰國的仇視。例如馬來西亞宣示為了保障新加坡境內馬來人的權益，不惜對新加坡採取斷水措施作為強烈的報復行動。因此，穩定種族關係除了影響新加坡的內部安定外，也是其在東南亞安身立命的重要關鍵。

新加坡的開國元勳拉惹勒南¹（Sinnathamby Rajaratnam，斯里蘭卡裔）是建國初期國家認同的主要建構者之一。他在 1965 年時經由執政的人民行動黨確立新加坡的種族策略：

- 一、消除新加坡華族所強調的中華特質（Chineseness），以避免其他種族和鄰國視新加坡為中國海外勢力的延伸；
- 二、賦予馬來族以原住民（*bumiputra*）的身分，尊重馬來族的生存地位；
- 三、在憲法之前各族地位一律平等，確立新加坡為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和多元語言的國家；
- 四、透過經濟的蓬勃發展與成長，讓各族均蒙受其利；
- 五、行政、司法和官僚體系都應反應種族的敏感性，不論種族背景，唯才晉用（洪鎌德、郭俊麟，1997：29）

在這樣的種族關係基礎下，新加坡政府利用多項政策開展國家建設和國家認同的建構。例如推廣英文教育及官方地位，甚至是建立英語為主的社會。其目的為彰顯國家不偏袒各種族的中立性立場，免去獨尊某一文化的危機，有利於各群族的平等發展。另外也可藉由英文提供各族群公共的溝通平台，促進交流。再者，利用英文吸收西方國家先進知識、科學及技術的工具，建構一個國際性的都市，有利於國家的經濟發展。

¹ 2006 年拉惹過世，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表揚「拉惹……在與共產黨鬥爭時，他永不言累。他堅定不懈的作風與堅韌不拔的態度加強了整個團隊的士氣。他與共產黨的鬥爭也同樣勇往直前……他是名理想主義者，也是名有遠見的人。他深信一個多元種族、多元宗教的社會。他所草擬的新加坡信約，塑造了國家精神與確立了國家的核心價值」（大紀元，2006）。

就像台灣在二次大戰後的土地改革開啟台灣發展的新頁，新加坡政府在獨立後推動的居者有其屋政策，也是穩定新加坡社會，甚至是凝聚新加坡人民的一劑強心針。此政策由國家免費提供土地，由建屋發展局統一規劃建設組屋。此政策的目標是解散所有的老城區和各民族的集中居住區，進行城區的重新建設和規劃，再依據各種族所占國家人口比例嚴格限制每個組屋區的居住比例，讓人們在新建的組屋區重新定居。目標就是把人口按統一的風格進行分佈，並且阻止少數民族聚集地和與其相伴隨的種族分歧。

大規模的組屋計畫其目的多元，由於初期絕大多數新加坡人居住的區域生活設施和公共設施都比較差。重新安置計畫讓新加坡人擁有了屬於自己的住房，這些住房不僅擁有高標準的基礎設施，同時政府還以補貼性價格賣給居民。組屋計畫極大地提高了新加坡居民的生活水準。但更為重要的是，也讓新加坡人民感覺自己的命運與國家息息相關。這種利害關係不僅讓新加坡人有更切實的歸屬感，還激發起他們在危急關頭保衛自己國家的責任心。另外藉著住屋安排，打破以種族為界線的居住隔離（residential segregation），期待種族關係能因此和諧相處。

1989年新加坡政府宣佈，組屋社區將採取種族比例原則，分配公寓給各族住民，目的在於培養種族包容與和諧。新社區和每棟公寓的種族比例如下（葉韻翠，2009：16）：華族：每一社區不得超過 84%，每一棟公寓不得超過 87%；馬來族：每一社區最高額為 22%；每棟公寓不得超過 25%；印度族和其他族人：每一社區不得超過 10%；每一棟公寓不得超過 13%（表 1）。新加坡在上述的政策基礎上，加上經濟發展的成長和穩定，奠定和諧的種族關係（洪鎌德、郭俊麟，1997）。

表 1：新加坡鄰里單元及大樓中的種族混合比例

種 族	人口比例	允許的最大比例	
		鄰 區	大住屋 大 樓
馬來人	15.1%	22%	25%
華 人	76.0%	84%	87%
印度人／其他	8.9%	10%	13%

資料來源：葉韻翠（2009：16）。

叁、1980 後：經濟發展後的論述轉變

新加坡獨立後的經濟發展，可說是發展中國家的佼佼者。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成功地以經濟發展和有效治理，深化其統治的正當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然而追求西方式現代化國家的結果，西方文化逐漸深入新加坡人生活中，包括食衣住行等文化影響，這當然也包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薰陶。這是李光耀領導的執政黨的統治正當性的轉移，之前國家意識建立在為追求新加坡的富庶，所有國民必須團結愛國，和諧相處是最根本的發展條件。人民行動黨連結黨與國的結合，人民行動黨是最能謀求新加坡福祉的政黨，也是唯一可以信賴的政黨。但是逐漸西化可能撼動李光耀的領導地位，因為民主政治是西化中重要的一環。

因此，李光耀必須提出另一套繼續維持其執政地位的國家認同論述，表面上藉著凸顯西方價值的負面影響，例如物質主義及個人主義，藉以提出華人特有的亞洲價值。面對全球民主化的浪潮，李光耀大聲地提倡「好政府比民主人權更重要」（李光耀，1995：557），好政府就得以經濟發展為最優先，「……你們談悲慘與貧窮，你們談盧安達與孟加拉、柬埔寨、菲律賓。人權組織『自由之家』說他們有自由民主，但他們有像樣生活去享受民主嗎？」（韓福光等，1993：126）「……問人民到底要什麼？是可以隨心所欲寫社論嗎？當然不，他們要房子、醫療、工作、學校。這是絕對、絕對、絕對無庸置疑的。」（韓福光等，1993：127）

李光耀對西方民主政治的批評，主要論點有（李明輝：2001）：

- 一、西方目前實施的民主制度僅是西方歷史的產物，未必具有可以推廣到全球各地的普遍意義；
- 二、民主制度之建立必須配合各國的文化背景，故可能出現不同的民主模式；
- 三、民主制度之建立必須考慮各國現實的政經條件，故可能出現不同的策略與發展途徑；
- 四、民主與人權的目的在於建立好政府，並為國家帶來繁榮與秩序；

五、西方民主係建立在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傳統之上，而這是一種可質疑的哲學觀點。

李光耀認為亞洲社會的領袖必須高高在上，讓人民仰望著他們，將生活寄託在他們身上，切必須讓人民對他們既敬又畏（韓福光等，1993）。而且他堅信，「如果我能無限期統治新加坡，凡事不必徵詢被統治者的意願，我確信我一定能更有效率地造福人民。」（韓福光等，1993：135）

另外，李光耀的施政管理風格，可以新加坡的魚獅象徵作為隱喻，因為獅為百獸之王，象徵著政治上言出必行的強悍手段；魚為靈巧之物，象徵著行動中適時而變的務實作風。因此，魚尾獅也可以視作強悍與務實的結合體。而強悍與務實的結合，正體現了新加坡政府的管理之道（呂元禮等，2007）。

李光耀表面上是用以儒家精神為基礎的亞洲價值，作為其治理新加坡的根本，然而其對付政敵或是反對勢力的高壓手段，卻又是法家的作法。表面上新加坡仍然存在反對黨，只是受到李光耀強力的打壓。打壓的手段包括衡量執政黨最大勝選可能地任意劃分選區，分割反對黨可能勝選的選區，或是合併至執政黨支持者多數的選區，進而稀釋反對黨的得票或是當選席次。

對於一般百姓也是干涉管制到生活的個個層面。新加坡的公民教育是把國家與政府等同一體，對國家的忠誠也就是對政府的忠誠。忠於國家，就是忠於民族，也就是忠於政府，必然形成人們對政府的盲從。前面提及新加坡 is a fine place 即是對新加坡政府干涉人民生活的嘲諷。另外在民主國家扮演重要批評政府的重要角色的媒體，更是受到嚴密的管制。新加坡沒有私人的媒體。政府的新聞通訊及藝術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the Arts）負責監督和管制本土媒體所出產的產品內容。它也負責管制國外出版產品在新加坡市場的流通程度。新加坡政府主要是通過淡馬錫控股對這些媒體的實體股份公司的投資和持有，直接地或間接地控制了本土所有的主流媒體。因此，一般認為本土所有的主流媒體都是親政府的。雖然一般人較少見到政府直接干預媒體的跡象，但一般相信由媒體內部所進行的自我審查，施加了更為巨大的影響力（顧長永，2006）。

即使新加坡政府仍然利用實行『內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完全不理會國際社會的質疑，藉由這個法條讓政府可以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隨意羈押「嫌疑犯」，如此的政治統治型態，新加坡異議分子徐順全認為新加坡人已經被「體制化」，絲毫不覺得自己受到高壓統治(陳宗逸，2005)。人民行動黨對付反對黨領袖最主要的手段便是以誹謗罪起訴其領導人，通過勝訴後的罰款使其破產，繼而被逐出新加坡為止。徐順全在過去的幾十年未經申請屢次公開演講，因而多次入獄，並被政府控以誹謗罪，使其在2006年因付不出罰款而宣告破產，護照亦被政府沒收。

除了政治高壓的國家特性外，新加坡在經過經濟奇蹟的高度發展後，人民普遍形成一些較偏負面的風氣和國民性格。新加坡知名導演梁智強從1980年代後期，藉著電影呈現新加坡人「怕輸」(*kaisu*) (Ortmann, 2009)、「怕死」、「聽話」和「愛面子」的個性。在《小孩不笨》、《我在政府部門的日子》和《錢不夠用》等部非常賣座的電影中，梁智強設計「新加坡人關心的只是錢」、「在這個世界上，公平是需要很多錢的」、「新加坡政府拿人民的錢是用吸的」、以及「在新加坡忘記是犯法」等對白，嘲諷新加坡人的特性和政府執法的嚴苛。另外新加坡英語可分為兩種，即標準英語與「新式英語」(*Singlish*)，前者十分接近標準的英國英語，為大部分正規教育的新加坡人所使用，後者主要流行於一般的市井小民間。梁智強也在電影中呈現這種獨特的，夾雜華語、英語和福建話的「新式英語」，例如：*Kiasu*、*Goodest*、OK 啦！、*Can or not?*、*shiok*、以及在英文裡夾雜著如 *lah*、*loh*、*ah*、*leh*、*meh*、*hor* 等等的語助詞，呈現出充滿新加坡特色的英文(馮芷芸，2012)。

這些新加坡的人民性格仍普遍存在。今年的民意調查顯示，10個最常用來形容新加坡社會的詞彙中，其中8個都是比較負面的詞彙，有「怕輸」、「競爭」、「自我」、「怕死」、「價值觀敗壞」、「精英主義」、「埋怨別人」和「對未來感到彷徨」。另兩個常被用來形容新加坡社會的是「物質需要」和「安全」(星洲日報，2012)。

肆、新移民的挑戰

近 10 年來，新加坡的苦惱是生育率太低，無法維持經濟持續成長的勞動力。為緩解人口增長陷入停滯帶來的問題，新加坡積極吸引外國技術人才（日經中文聞，2012）新加坡政府自 1990 年代起不斷積極引進外來移民，其中中國移民占絕大多數。新加坡統計局最新的資料顯示，2000 年時新加坡的總人口數僅 400 萬人，在 11 年間總人口數提升至約 520 萬，2011 年的移民人數將近 140 萬人，其中還不包括已歸化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的外籍人士，移民人口約占五分之一（張筠青，2012）。

新加坡政府的著眼點在於，引進語言和文化相近的中國人才，不僅能促進當地經濟發展，而且不易有種族之間的隔閡問題。新加坡因為敏感的地緣政治關係，政府需要維持一定的民族比例，因此從周邊國家和大中華地區吸引華人移民。

以往新加坡人對中國人的印象是來自共產主義體制的一群人，而且生活水準不比新加坡。但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過去數年前往新加坡的中國人改變了新加坡人的刻板印象。許多中國移民購買奢侈名品，消費力超過許多新加坡民眾。另外，中國新移民也在房價和物價上帶給新加坡重大的衝擊，往往中國人只要把上海、北京或深圳的一套房子賣掉便可在新加坡輕鬆購置一套政府組屋（由政府承建的房屋），如此打亂新加坡的房屋市場，許多豪華的建案都是針對中國富豪推出，造成「這裡是新加坡，但是新加坡人不住這裡」的怪異現象，讓許多新加坡人心生不滿。

中國移民融入新加坡社會的過程也不順暢，有人認為雖然同為廣義上的華人，但是兩方的文化差異太大。中國新移民往往太「聰明」，這種聰明卻讓新加坡人認為是投機取巧。例如中國移民假造學歷的風氣在中國不是大問題，但是到新加坡就是要受到重罰。

今年新加坡桌球選手馮天薇在倫敦奧運會上拿下女子單打銅牌，這是新加坡 52 年來首次在單打項目中摘下獎牌。但很多新加坡人對此卻並不領情，許多人認為前中國籍的馮天薇只是政府引進的外來人才，無法代表

新加坡（張筠青，2012）。另外即使是著名的中國人入籍新加坡，例如影星鞏俐、李連杰等，也是兩面都被罵，不只中國人罵背叛，新加坡人也不甚歡迎（新華網，2008）。

這種對中國新移民的負面態度，也可從一篇網路文章中看出新加坡人對「新加坡人」和「新加坡公民」的界線劃分（Wong, 2008）。他界定真正的新加坡人是那些服過兵役或是有親友服兵役的人，他們都曾經在新加坡的教育體制下奮鬥過，他們食衣住行都在一起，彼此扶持度過難關。關於兵役問題，根據調查，約 69% 的新加坡本土公民認為，第二代男丁完成國民服役才算是融入新加坡。持有同樣看法的新移民只有 43%（吳淑賢、楊萌，2012）。另一位新加坡網友質問（老安哥，2012）：

請問已經宣誓成為新加坡公民的中國移民是屬於新加坡人還是依然是中國人？如果依舊稱自己是中國人，那為何要拋棄中國公民權來作新公民呢？如果已經是新加坡公民，那為何口口聲聲說「我們中國人」、「我們的祖國」、「我是龍的傳人」呢？會不會以後新加坡有外敵時，立刻就改口說我是中國人呢？如果新加坡與中國戰爭，中國的新移民會幫那一邊呢？我真搞不懂？

對於新加坡政府持續吸收外來移民和外來工人政策的看法，民意調查顯示，有 63% 的新加坡國民受訪者擔心外來移民越來越多，會削弱原有國民的「一個國家，一個國民」（One Nation One People）的意識。在 1998 年的調查中，只有 38% 持有這種消極看法（星洲日報，2010）。自 2010 年以來，新加坡移民局明顯地緩阻移民政策，緊縮篩選的條件和要求，以回應受到外來移民衝擊的新加坡民眾能有喘息的機會。但就長遠而言，接納吸收移民似乎仍是新加坡政府不得不走的路，中國移民的增加也似乎很難抵擋，這對多種族的新加坡的融合和認同都是新的挑戰。

伍、結論

新加坡對台灣有許多不同的意義和反思。在經濟發展、社會秩序、政府效率、國際地位等方面，新加坡似乎都讓台灣感嘆，新加坡能，為何台

灣不能？但是在民主化的發展上，台灣人應該非常驕傲地告訴新加坡人，我們能，你們為何不能？難道新加坡人真的不在乎民主自由？他們接受的是李光耀主導的民主形式和內涵，就像全世界所有國家都自稱是民主國家一般，沒有執政者會承認自己是非民主的政權。新加坡人願意在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的前提下，接受他們的民主生活。雖然他們有怕輸的國民性格，但是在經濟評比上的榮耀可以掩護或是輕忽其他國家對他們民主的批評。所以以結果論來看，新加坡人似乎非常以自己國家為榮，這樣的認同似乎足夠支撐國家的永續發展。

然而，新加坡還是有人對政治民主化有所期待和想像。新加坡人民有增加公共事務參與管道與機會的呼聲，但是在最重要的政治表達渠道—選舉上，卻還是難以匯集成足以震驚執政者的力量。是因為新加坡欠缺民主化改革的重大變故所致嗎？就像國民黨面臨退出聯合國、台美斷交等重大危機，藉著民主改革來疏通人民不滿和轉移危機的生存威脅。新加坡的國際處境讓他無立即且明顯的危機需要進行內被改革。

李光耀是個奇特的政治家，有褒有貶，他到底是務實或是投機？李光耀崇尚西方的知識和現代化，於是推行英文來達到經濟發展的目的，但是他不要西方的制度和價值。他不崇拜中國或中國文化，但是可以利用中國的儒家思想來鞏固其領導地位。雖然所有的政黨都想永遠執政，但是在民主體之下，只要有公平競爭的選舉，沒有政黨可以永遠執政。執政黨的替換，國家可能更好。但是在新加坡關鍵在於新加坡人能否清楚劃分執政黨、政府、和國家的效忠是屬於不同層次。李光耀成功之處就在於使得新加坡人認為背棄執政黨和政府就是背棄國家。

新加坡採行公民民族主義是在多種族的現實下正確的選擇，但是公民民族主義的基礎在於國民認同國家的體制和基本政策，形成共同意志和休戚與共的共同體意識。這種認同基礎是建立在共同性，在異中求同的基本原則。如果這樣的共同性沒有經由多數人的參與或討論而形成，其基礎是脆弱的。因此一般認為公民民族主義必須在一個開放、自由競爭的民主社會才能深化鞏固。由此觀之，新加坡終究得面對民主化的挑戰，當然，他們可以辯駁新加坡已經是民主國家，何需再進行民主化改革？

2010年李顯龍強力主導新加坡開設兩家賭場，這對曾經表明誓死反對（over my dead body）新加坡設立賭場的李光耀是一大重擊（Onishi, 2010）。當然表面上是李光耀的道德倫理遭到推翻，然而這不就是李光耀所遵循的應變現實的作法嗎？在中國強大的經濟磁吸效應下，新加坡轉型至以觀光業維持經濟成長，賭場、環球影城（因為爭取迪士尼樂園敗給上海）這些以前被李光耀敵視的西方文化，現在更直接地進入新加坡社會，新加坡在改變，執政黨建構和賴以長期執政的經濟成長認同，將面對更多更嚴峻的衝擊！

參考書目

- 大紀元，2006。〈新加坡告別開國元勳拉惹勒南〉3月6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6/3/6/n1245416.htm>）（2013/3/27）。
- 日經中文聞，2012。〈新加坡的苦惱〉8月27日（<http://zh.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column/3382-20120827.html?start=1>）（2013/3/27）。
- 老安哥，2012。〈已經宣誓成為新加坡公民的中國移民是新加坡人還是中國人？〉7月16日（<http://www.sg writings.com/bbs/viewthread.php?tid=64255>）（2013/3/27）。
- 呂元禮、黃銳波、邱全東、黃薇，2007。《魚尾獅的政治學：新加坡執政黨的治國之道》。中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李明輝，2001。〈儒家傳統與東亞的現代化——從李光耀與彭定康關於「亞洲價值」的爭論談起〉收於劉述先（編）《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韓國與東南亞篇》頁125-66。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 李光耀，1995。《李光耀四十年政論選》。新加坡：聯邦出版社。
- 李光耀，2000。《李光耀回憶錄 1965~2000》。台北：世界書局。
- 吳淑賢、楊萌，2012。〈新舊公民對國民服役看法差別大〉《聯合早報網》5月22日（<http://www.zaobao.com.sg/xhd/pages1/xhd120522a.shtml>）（2012/8/26）。
- 洪鎌德、郭俊麟，1997。〈從新加坡看台灣族群問題——族群和諧與共榮〉發表於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主辦「族群正義與人權保障研討會」（<http://www.228.org.tw/downloadfile.aspx?fid=1B4345078CF72EDA>）（2012/8/21）。
- 星洲日報，2010。〈新加坡·調查顯示新加坡人國民榮譽感強烈〉8月2日（<http://www.sinchew.com.my/node/170517>）（2013/3/27）。
- 星洲日報，2012。〈新加坡人怕輸怕死·調查顯示：不滿社會但滿意自己〉8月24日（<http://www.sinchew.com.my/node/258680>）（2013/3/27）。
- 陳宗逸，2005。〈台灣民主歷程 徐順全讚嘆〉《新台灣週刊》495期，9月15日（<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bulletinid=22721>）（2013/3/27）。
- 馮芷芸，2012。《論梁智強電影中的“新加坡性”》文學士論文。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http://eprints.utar.edu.my/477/1/CH-2012-0906122.pdf>）（2013/3/27）。
- 新華網，2008。〈新加坡媒體評鞏俐入籍：中國人和新加坡人都不滿〉11月12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11/12/content_10344632.htm）（2013/3/27）。
- 張筠青，2012。〈中國移民帶來的衝擊新加坡〉《德國之聲中文網》8月17日（<http://www.dw.de/dw/article/0,,16173922,00.html>）（2013/3/27）。

- 葉韻翠，2009。〈新加坡組屋政策中的國族政治〉《地理研究》50期，頁1-20。
- 韓福光、華仁（Warren Fernandez）、陳澄子（張定綺譯），1993。《李光耀治國之鑰》（*Lee Kuan Yew: The Man and His Ideas*）。台北：天下文化。
- 顧長永，2006。《新加坡：蛻變的四十年》。台北：五南出版社。
-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Chew, Phyllis Ghim-Lian. 2000. "Island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Metaphors of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Language*, No. 143, pp. 121-37.
- Chua Beng Huat. 2009. "Being Chinese under Official Multiculturalism in Singapore." *Asian Ethnicity*, Vol. 10, No. 3, pp. 239-50.
- CIA. 2012. "Singapore." *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sn.html>) (2008/12/23)
- Contact Singapore. 2012. "International Ranking." (http://contactsingapore.sg/tc/why_singapore/rankings/) (2008/12/23)
- Freedom House. 2012. "Singapore." (<http://www.freedomhouse.org/country/singapore>) (2008/12/23)
- Greenfeld, Liah. 1992.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ill, Michael, and Lian Kwen Fee. 1995. *The Politics of Nation 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in Singapore*. London: Routledge.
- Onishi, Norimitsu. 2010. "Relaxing Its Grip to Play for a Winning Hand." *New York Times*, June 7 (<http://www.nytimes.com/2010/06/07/world/asia/07singapore.html>) (2008/12/29)
- Ortmann, Stephan. 2009. "Singapore: The Politics of Inventing National Identity"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Vol. 28, No. 4, pp. 23-46.
- Reporters without Boarder. 2012. "Press Freedom Index." (<http://en.rsf.org/press-freedom-index-2011-2012,1043.html>) (2008/12/23)
- Urban Dictionary. n.d. "Singapore." (<http://www.urbandictionary.com/define.php?term=singapore>) (2008/12/29)
- Wikipedia. 2012. "International Rankings of Singapore"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rankings_of_Singapore) (2008/12/23)
- Wong, Mark. 2008. "Singaporeans and Singapore Citizens: There's a Big Difference." *Straits Times*, August 19.

National Identity in Singapore: From Survival Threat to Sustainable Governance

Shun-jie Ji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Futures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New Taipei, TAIWAN*

Abstract

Singapore received positive attention on her economic performance. On the other hand, when judging by 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human rights, Singapore was usually viewed as a less developed country. Reviewing its state building history, Singapore was in tremendous threa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By introducing civic nationalism and numerou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Lee Kuan Yew and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have never lost the ruling contest. After the 1980s, Lee introduced the so-called "Asian Values" to justify the lack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essential reforms. Under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civic nationalism is facing new challenge because of the foundation has to come out of deliberate participation and consensuses based on due process of law. Accordingly, the political reform seems to be an inevitable task for Singapore's future.

Keywords: Lee Kuan Yew, People's Action Party, civic nationalism, Asian Values